

布 达 佩 斯 行 动

〔匈〕格·约瑟夫 德·法卢什 著

李顺骥 丰 峰 卢 岗 译

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八 年 二 月

布达佩斯行动

[匈] 格·约瑟夫 德·法卢什 著
李顺骥 丰 峰 卢 岗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外黄寺大街乙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隆昌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8\frac{1}{8}$ 字数170,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9·32 定价：1.75元

ISBN7-80027-009-2/I·5

出 版 说 明

本书内容是叙述发生在布达佩斯的真实情报案件，是西方在匈牙利进行间谍活动的真实写照。书中描述西方间谍公开入境，在布达佩斯搞了一起预谋的凶杀案。但案子背后却酝酿着一个更大的阴谋，企图通过扣留在西方旅游的一对青年夫妇，逼其父，某研究所所长充当间谍，提供重要情报。围绕所长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无形战线上的殊死搏斗。情节曲折动人，对了解国际间谍斗争活动颇有教益。

第一章

当布达佩斯郊区的费里谢利机场沉浸在夜色之中，白天曾是熙熙攘攘的候机室和露天平台则显得格外空旷、静寂。机场出入口的高大建筑物前是一个宽阔的停车场。午夜后，只有两三架邮政飞机在这里降落，很快地装卸完邮件，便又消逝在夜空中。当飞机起落的时候，在总调度室的飞行指挥塔上的探照灯射出雪一样的白光，跑道周围的灯恰似一个光环，彻夜通明。值夜班的人寥寥无几，因为这时，既没有旅客，也没有接送人员。夜，笼罩着机场，沉静而又安谧。

但是六月七日的夜晚，这里却显得与往日不同。墙上的钟表已经指向一点多了，机场大楼内却依然灯火通明，夜班值勤人员还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咖啡端来了，即刻一扫而空，而这提神的饮料今天似乎失效了，人们都无精打采的。接人的人今天太多了，他们忿忿地看着电子显示器，上面还是那一行字：“据通知，法兰克福——布达佩斯 MA 424次航班晚点。”

接飞机的人，有的焦急地坐在软椅上，有的在电子显示器下漫无目的地踱着步，人们都坐立不安地期待着。问讯处的服务台后，身着蓝色套服的姑娘们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口干舌燥了，却还得一遍又一遍地回答着那个始终如一的问题：

“是的，请您原谅，飞机晚点……不，没有取消，法兰

克福通知我们，机场工人罢工。什么时候起飞现在还不清楚……”

这时，有两位老人朝窗口走来，看起来像一对夫妻。老妇人七十多岁的样子，老头看上去年岁还要大一些。老夫妇耐心地等着那位漂亮的小姐戴好船形帽，端坐在位子上，把注意力转向他们，老妇人才问道：

“劳驾，请问从法兰克福方面飞来的飞机……”

“很可惜，晚点了。”没听完老妇人的问话，姑娘便打断了她。“请您注意显示板。”姑娘神情疲倦，机械地向墙上一指。“西德所有机场的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全都罢工，‘橡皮条’式的罢工。”

“‘橡皮条’式的？”老太太睁圆了眼睛。

“是的，这是一种罢工的新方式，航班并不取消，只是比平时慢两拍，像橡皮条一样富于弹性的罢工。”

在指挥塔上的总调度室内，领班和他的助手们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屏幕，雷达仍旧毫无显示。忽然，屏幕上出现了信号。

“飞机终于进入控制区！”领班如释重负，深深地吸了口气。

“非常及时！”观测工程师盯着屏幕说道。“打破了以前的记录，飞机整整晚点三时四十分。”

远距离通信机紧张地工作起来，机长报告飞机已进入相应区域，请求给予导航并允许着陆。

候机室里的电子显示板上闪现出令人鼓舞的绿色信号灯，接着终于出现了人们盼望多时的报道：

“MA424航班，法兰克福——布达佩斯飞抵……”

立刻，候机室里一片沸腾，人们个个都精神倍增。值班人员长长地松了口气，海关人员、搬运工的抱怨情绪一扫而光。一些人奔向电话亭，通知家里人，还有的点起了烟，走到室外的平台上，仰望那茫茫无际的夜空，眺望那闪烁的导航灯。

空中传来了隆隆的飞机马达声，机头和机尾闪亮的红灯已清晰可见。很快，飞机起落架上的轮胎咚地一声和地面接触了，这个庞然大物沿水泥跑道滑行减速，飞机调头后，滑向指定地点，停了下来。机场人员把舷梯缓缓地向飞机靠去。

机舱的门打开了，从里面一共只走出八名旅客。最后走下舷梯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他貌不出众。那位戴船形帽、迎接旅客下机的漂亮小姐差点没注意到他。只见他的肩上挎着两架照相机，手里提着一个非常贵重的旅行皮箱。

很快地填好了卫生检疫卡，旅客们又来到护照检查处，这里用的时间更短，检查人员看看旅客，看看护照，然后“啪”地一声盖上刻有年、月、日及进入地点的章，就证明你已进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了。那个挎相机的男人仍然走在队尾，他那不知所措的目光和举动，显然证明他对机场的程序一无所知。边检人员没有更久地耽误他：中等身材，微瘦，淡褐色头发，褐色的眼睛，直鼻梁，薄嘴唇，无其他特征。“请您通过。”

在海关旅客们寻找自己的行李，箱子由传送带送上来。但是那位陌生的男人并没有等自己的行李，直接走到亮着红灯的门。一位身穿制服的海关人员拦住他，递给他一张申报单，有礼貌地指了指他背上的照相机，示意这应填在申报单

上。陌生男人飞快地填好申报单，但在所携照相器材一栏里，他填上了两架相机名称。海关人员拿起单子，检查了一下照相机，核对了一下相机号码，这是两架“美能达”相机，各带长焦和超焦镜头。填写正确。海关人员又用询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用手指了指第五栏，外国人马上从衣兜里掏出一个袖珍录音机，这是一个很精巧的小玩艺，比火柴盒略大一些。

海关人员对这个稀罕物极感兴趣，他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小的录音机呢，他的目光转向夹着申报单的护照。

“意大利人！”海关人员自言自语地说，但是他不会讲意大利语，因此只能用手势让意大利人把相机打开。旅客明白了海关人员的意思，从容地将相机打开。两个相机的机身都是空的。然后，又打开了手提箱上的锁，让海关人员检查，他指了指里面十盒未开封的彩色胶卷。靠着手势和面部表情的帮助，意大利人极力表明：他了解并十分严格地遵守了在飞机上禁止拍照的规定。

双方都很满意，当意大利人收拾自己的东西时，海关人员在申报单上盖了章。

意大利人走进候机室，没有人迎上来接他，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又环顾了一下大厅，然后走向出租汽车登记处。那里的写字台后面，坐着两个睡眼惺松的人，胖子大约五十多岁，他对面坐着个年轻小伙子，穿着沃兰旅行社司机的制服。

“你们好！”他用意大利语向那两个人打招呼，接着把电报伸给那位岁数大些办事员模样的人。“我叫维托里奥·卡里尼。”意大利人继续操着自己的语言说道，“我预

订了一辆汽车，这是电报和证明。”

“知道了。”胖子赶紧点头。他看了一眼电报，对年轻人说：“这是你的客人，你来接待吧。”

小伙子站起身，把车门和点火的钥匙放在桌上，意大利人伸手去取，却被小伙子拦住，一本正经地说道：

“请您出示驾驶执照！”

在这一句话里，反映了小伙子在对外服务中对于共和国经济利益高度的责任心。“要付外汇。”

“啊哈，我有外汇申报单！”意大利人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点，急忙把手伸向衣袋，拿出一张外汇申报单，递给小伙子。小伙子仔细地看了看外汇申报单后，这才把钥匙交给客人。

“根据电报请付五天的车费。”那个上了年纪的人解释道。但他看到卡里尼显出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时，就挥了挥手，示意他的同行把客人带到汽车那去。

穿工作服的小伙子朝出口走去，他边走边说：“你让交通车等一下。这个家伙什么也不懂，天亮前我还要向他解释为什么、怎么回事，笨得像个木柱子！一句话也不会说。”

卡里尼不动声色地跟在后面，这时禁不住低下头笑了：他精通匈牙利语。

小伙子带意大利人走到一辆较新的菲亚特 128 型汽车前，先打开了车门，卡里尼赶紧把自己的行李放在后排座上，上车之前，他问道：

“去市中心怎么走？”

小伙子挥了下手指向市区。这时意大利人从兜里拿出五

039207

个美元递给他。

小伙子惊异地愣了一下，像仪仗兵似地蹙了一下鞋后跟，一边郑重地接过钱一边暗叹道：“瞧瞧，人家多挣钱，给五美元的小费。”

意大利人钻进车里，放下玻璃，平稳地启动了车。

“再见！”他边开车边大声说。

“再见！”小伙子挥了挥手，站在那一直看着汽车驶远，直到消失。但是，他没有发现，在停车场的另一端，一辆蓝色“雷诺”高级轿车也启动了，悄悄地跟上了意大利人。在通往城市的公路上，两辆汽车相距约二十米，飞速地行驶着。

“现在一切顺利！”卡里尼高兴地舒了口气。从反光镜中他微笑着看了一眼后面紧随的汽车。“他找到我了！”

两辆汽车接近了通往市区路上的第一个地道。对面没有汽车开过来。卡里尼减缓车速，想让后面的“雷诺”赶上来。在到达地道时，“雷诺”跟了上来，两辆汽车并排行驶着。这时，从“雷诺”车窗中飞出一个小包，蹭了一下意大利人的胸口，落在旁边的座位上。卡里尼用左手继续扶着方向盘，腾出右手捡起小包，紧紧地攥在手中。此刻，“雷诺”已开到了前面，闪了两次刹车灯，卡里尼回应地开了两次大灯。

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

“雷诺”加速了，很快就消失在黑夜中。卡里尼仍旧按照规定的车速，向布达佩斯行驶着。他用一只手把扔来的纸包打开，发现里面有把钥匙和一张纸条，纸条上用德语写着：“‘东方车站’。‘黄色’。”

卡里尼把钥匙放进口袋，又把纸条撕成碎片，扔出窗

外，纸片纷纷扬扬地飘了下去。

“东方车站”到了。意大利人把车停在停车场，他看了看照相机，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把它挂在了脖子上，因为他看到不远的地方有几个流浪汉，这种现象在世界所有的城市里都是可以见到的。

“如果相机被偷走，那就全完了，我的使命就别想完成了。”想到这，加里尼觉得后背冒了一股凉气。

卡里尼走到带有自动储存柜的行李寄存处前，找到了二十四号自动储存柜，他从衣袋里掏出那把钥匙，将柜门打开，里面有两个箱子——一个是咖啡色的，一个是黄色的。按照指令，卡里尼把黄色的箱子拿了出来，又把柜子关好，投了硬币，然后锁上柜门，拔出钥匙。做完这些他又习惯性地环顾了一下四周，除了零星的几个睡意朦胧的旅客在等夜车和那几个流浪汉外，再没有其他人了。

卡里尼朝汽车走去，他钻进驾驶室，但他并不急于将车窗玻璃放下，而是先打开了皮箱，里面有几件衬衣，几条领带和西装上衣，还特意看了眼衣领上的号码——四十号。

卡里尼愉快地吹了声口哨，不大不小，正合适！

“他们的工作质量当之无愧是一流的！”卡里尼暗自赞叹道。

但是在离开此地之前，有一件事让卡里尼着实犯了愁。

他离开故乡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年的时间里这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那些人将怎样隐蔽地保证他的安全呢？按照他们的命令，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不过，看了看衬衫上那准确无误的号码，卡里尼放心了。是的，他们是极为细致和谨慎的，一点也不马虎。完全按说好的一套

办的。

这次他们下了很大赌注，把非常重要的工作交给卡里尼，让他这个从前的摄影师打好基础。虽然任务的危险性很大，但他将得到大笔钱。

意大利人把手伸进箱子里，他摸到箱子底部有个凸起的部分，用手一按，从箱子壁面掉下来一盘微型磁带，正适合他的录音机。卡里尼把磁带放入录音机，然后启动汽车，开出停车场，绕了一个大弯子，向拉科兹大街驶去。

这时，那辆蓝色的雷诺车从很近的地方闪了出来，开了过去。卡里尼没有来得及看清谁在开车，但他明白，他一直被监视着。

“让他们去监视吧，”他想。“对我一点也没坏处。相反却……”

在拉科兹大街上，卡里尼一边从容地开着车，一边打开了录音机，开始是轻轻的沙沙声，突然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卡里尼不禁抖了一下。

“给您在布达佩斯饭店订了一个房间，房号是365，房间对面是备用楼梯，以备不测。请您明天在客房负责那里取住宿证。切记不要讲匈牙利语，让人看来您从未到过匈牙利，请避开人们可能认出您的那些地方。您不能冒险。每天收录的材料请放在车站寄存处的自动储存柜里，每次都要换个皮箱。记住，在自卫时也不要使用武器，如果你带了武器，请于明天放在车站的自动储存柜里。地址缝在方格衬衣的领子里。记住后请销毁。六月十三日您应该带上最后的情报回意大利。您的情报每天将按时取走。尽力提供您所拍的照片上人的情况。听完以后，用音乐清洗这盘磁带，离开汽车

前再检查一遍。以上是上司的指令。”

卡里尼把磁带倒回来，又仔细听了一遍，默默地记在心里。然后他拿出一个像硬币一样大的麦克风插到录音机上，又在汽车上的收音机里找到了轻音乐，便按下了录音键。

这时，汽车已经行驶到莫斯科广场，在停车场前遇上了红灯。刹住车，卡里尼听到了轻轻的丝丝声，磁带录完了。卡里尼把车拐到布达佩斯饭店附近的停车场上，把车停下来。四周静悄悄的，卡里尼又打开了录音机，从里面传出来的是悠扬的轻音乐。

第二章

贝洛·伊姆雷所长认为，评价任何企业和机关的标志，不是看它的行政管理，而是看它的产品，换言之，也就是要看它的劳动成果。按照这种观点，四个生产车间，两个大实验室，都是由这个简朴的两层小楼来指挥。此外，伊姆雷还强调他的工作不是领导而是服务。何况，挂着动力研究所牌子的办公楼里从来没有像一般的研究所那样人才堆积，而是各有用武之地。动力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对这里的拥挤不堪抱怨什么，而是有条不紊地、互不干扰地工作着。

贝洛·伊姆雷主持着这个研究所的工作，准确地说这是个研究—生产联合工厂，已经有十五年的历史了。这些年来，动力研究所生产的电子产品、仪器和设备无论是在经互会国家中，还是在西方市场上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伊姆雷的工作是繁忙的，他通常是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办公室，从早晨七点钟一直工作到晚上六、七点钟。清晨，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在这段班前宝贵而又安静的环境中，伊姆雷可以全神贯注地订计划，写总结，考虑建议，研究会议材料，更主要的，是分析、研究正在进行实验的产品的车间报告。

但今天，时针刚刚指向六点，伊姆雷就已坐在办公室里，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打开用上等羊皮装面的夹子，认真地看起文件来。这些文件是用匈牙利文和俄文写成的。说实

话，他俄文的口语很可怜，但阅览起来却得心应手，那些印刷错误和翻译不恰当的句子，他一眼便可以看出来。他的研究所的国际处工作是无可指摘的。看完文件，伊姆雷合上夹子，想到：“应给写文件人和打字员发一次奖金。”

伊姆雷向后面一仰，顺手打开了收音机，很快从里面传出了他熟悉的信号和报时声，播音员用清脆的嗓音开始广播：

“布达佩斯科舒特广播电台开始广播，现在是当地时间七点整，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星期四。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播音。现在播放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这时，包了一层皮子的门呼地一下被打开了，捷列扎·基普切什快步走了进来，这个女秘书愉快地哼着歌，她身段苗条，但略有些男子气质，她穿了件奶黄色上衣，很有风度地敞着扣，露出里面红色衬衣，细细的淡黄色头发从中间分开，刚好盖上耳朵，侧面的头发微微卷过，这样一来，就使她略长的脸变得圆了些，面部自然而恰到好处。捷列扎已经三十出头了。

当捷列扎看到桌子后面的所长时，有点不好意思了：

“对不起，我以为您还没有来呢，打搅您了，请原谅。”

“没有关系，捷列扎。”伊姆雷关上收音机，“很高兴，你今天这么早就来了。”

捷列扎里低下眼睛，微笑道：

“伊姆雷同志，您今天穿得好漂亮呀！是不是比平时多在盥洗室呆了会？”

“好象是。”伊姆雷轻松地从皮椅上站起，走出来。虽

然他早已在秘书那双棕色的大眼睛里看到了一丝隐约的嘲笑意味，但他对捷列扎的发现感到很高兴。他往前走了一步，像所有略微有些驼背的高个子的人一样，张开双臂，伸了一个懒腰，然后他机械地抽了一下西服，抬头抚了抚白头发：

“今天你觉得我漂亮吗？难道平时我比今天难看？嗯，可能是这样，今天可不寻常，我们要同苏联和德国的同志们签订合作协议，要庄重一些，对不对？”

姑娘笑了。

“国务秘书今天也要参加签字仪式的，”伊姆雷一本正经地说。“回来我再告诉你，他今天穿什么衣服。好了，请告诉我今天的日程。”

捷列扎跑进自己的接待室，很快地拿来了夹子和铅笔，她坐到靠墙的小桌子旁，打开夹子，用清脆的嗓音念道：

“九点钟，您刚才已经说过了，在部队里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十一点钟，您主持各室和各车间领导的会议。十四点您要到布达佩斯化工厂去参观，那里要进行保护膜和新被复材料的试验演示。十六点，您要到区党委开会。晚上，您打算去看望您的朋友多德克。罗纳上校昨天特意打来电话，让我提醒您这件事。”

“是的，是的，看望多德克，”伊姆雷望着窗外，若有所思地喃喃道。“看望我的老同事。”他略微停顿了一下，把目光转向捷列扎，“还有什么？”

“伊布斯旅行社打来了电话，说那里的事全办好了。他们周全地为您的两个孩子安排了一次去欧洲各国的旅行，完全符合您的请求，现在可以去取旅行证件了。”

“啊，谢谢，捷列扎，这可是个好消息呀！”伊姆雷欢快地

说道，声音里充满了喜悦。“在签字仪式和部里的会议之间，我可以腾出十五分钟来去通知他们，捷列扎你想想，我的女儿和女婿将会多么高兴啊！”

“您给他们准备了最好的结婚礼物！”

接着两个人陷入了沉默。伊姆雷轻轻地走到办公室的角落，点着了一根香烟，然后在桌子旁坐下，用手支着头，心不在焉地看着窗外。

“在他们出去旅游时，我会等他们的，”他低声说道。

“然后是什么，就只剩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回来后，女儿就要搬到自己的丈夫那儿去了。”

“所长同志，您为什么不结婚呢？”捷列扎转过头看着他，“您的妻子已经去世两年了，人们都说，一个男人独身生活是很困难的。”

伊姆雷默不作声。

捷列扎意识到，她的问话已经超出了允许的范围，于是急忙转了话题：

“请允许我向您提个问题，”她等伊姆雷的目光转向她，就接着说：“每次您谈到多德克时都称他为同事。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这样称呼他吗？”

伊姆雷面带温色：

“捷列扎，今天您可真不留情面。”

姑娘的脸红了：

“实在对不起……”

她站起身，合上记事本，按了一下圆珠笔的按钮。

“我去给您准备咖啡。”

捷列扎走到门口时，伊姆雷叫住她：

“捷列扎，请告诉我，我们一起工作几年了？”

“五年多了，所长同志。”

十分钟后，当捷列扎端着盛咖啡杯子的托盘走进来时，她已经换上了一身浅蓝色的、精心浆过的工作服。所长还坐在那看着周计划和二号实验室的报告。捷列扎小心翼翼地把一杯咖啡糖盘和一个小奶油壶放在他面前。

伊姆雷看了她一眼：她的脸部表情很严肃像一个合格的纪律性极强的秘书。目光很庄重。

“去把您的咖啡也拿来，坐在这儿。”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椅。

捷列扎顺从地端来自己的咖啡，坐下来，伊姆雷拿起桌上的银烟盒，给了她一支，两个人抽起烟来。

“为什么我称呼他为同事？嗯，这个故事可长啊，捷列扎，那是在战争年代，您还没有出世哪。

那是在一九四四年，时值秋末，当时地下党已经和德国侵略者公开进行武装斗争了，我也是抵抗组织的一员。我们自己搞到了几支手枪，几盒子弹，我记得还有十几颗手榴弹，靠着这些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几次偷袭和武装行动。有一天晚上，记得是十二月初，在札利瓦利亚广场附近，我们遇到了几个党卫军的巡逻兵。他们有三个人，我们也是三个人——巴林特·罗纳，他的弟弟和我。在黑暗的隐蔽处，我们向他们开了火，他们措手不及，没有来得及摸一下武器，就被我们收拾了。我们把尸体拖到树丛里，从他们的身上解下枪支和弹药，罗纳发现巡逻队上尉的枪伤是在头上，因而军服完好无损，连一滴血也没溅上，我们喜出望外，把军服和所有的证件都带回我们的根据地，当然，另外两人的证件